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红与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海峡文艺出版社

[法]司汤达 著

王士元 译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红与黑



THE RED AND THE BLACK

[法]司汤达 著
王士元 译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endhal)著;王士元译. -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10

ISBN 7 - 80640 - 734 - 0

I . 红… II . ①司… ②王… III .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9191 号

红与黑

作者: [法]司汤达 著 王士元 译

责任编辑: 余明建 陈锦山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 - 7536724

印刷: 福州市晋安文化印刷厂 邮编: 350012

开本: 780 × 980 毫米 1/16

字数: 460 千字

印张: 21.75 插页: 2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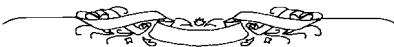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40 - 734 - 0/I·461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我社自1990年起开始翻译出版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几年的努力，已渐成规模。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求新求变求美的需要，让海峡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众多的版本中脱颖而出，我社决定在已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基础上，增加一批新品种，以“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的丛书名推出。新版外国文学名著在使用功能和装帧印制上都力求创新，具有以下显著特色：

- 一、采用异型16开本，凸显纸质出版物品味，美观大方。
- 二、请名家设计封面，构图庄重典雅，赏心悦目。
- 三、内文用5号细圆体印刷，并加适当修饰，版式活泼秀丽。

四、增加相关链接和阅读手记两大板块。相关链接的内容包括该作家的其他作品精彩片段、该作家小传、该作家及作品评论和部分同时代作家风格相似的作品精彩片段。阅读手记留白，给读者以品评赏读即兴发挥的空间和乐趣。

愿“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能得到您的喜爱。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10月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第一辑(26种)书目

| | | |
|-------------------|---------------|--------|
| 1. 简·爱 | [英] 夏洛蒂·勃朗特著 | 20.00元 |
| 2. 呼啸山庄 | [英] 艾米莉·勃朗特著 | 14.00元 |
| 3. 复活 |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 20.00元 |
| 4. 包法利夫人 | [法] 福楼拜著 | 16.00元 |
| 5.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 12.00元 |
| 6. 鲁滨逊漂流记 | [英] 笛福著 | 14.00元 |
| 7. 傲慢与偏见 | [英] 简·奥斯汀著 | 16.00元 |
| 8. 漂亮的朋友 | [法] 莫泊桑著 | 14.00元 |
| 9. 交际花盛衰记 | [法] 巴尔扎克著 | 22.00元 |
| 10. 爱玛 | [英] 简·奥斯汀著 | 16.00元 |
| 11. 上尉的女儿 | [俄] 普希金著 | 14.00元 |
| 12.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册) |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 | 38.00元 |
| 13.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 [法] 巴尔扎克著 | 16.00元 |
| 14. 巴黎圣母院 | [法] 雨果著 | 20.00元 |
| 15. 红与黑 | [法] 司汤达著 | 20.00元 |
| 16. 赫克贝里·芬历险记 | [美] 马克·吐温著 | 14.00元 |
| 17. 汤姆叔叔的小屋 | [美] 师陀夫人著 | 20.00元 |
| 18. 堂吉诃德(上、下册) | [西班牙] 塞万提斯著 | 36.00元 |
| 19. 双城记 | [英] 查尔斯·狄更斯著 | 16.00元 |
| 20. 基督山伯爵(上、下册) | [法] 大仲马著 | 55.00元 |
| 21. 飘(上、下册)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著 | 48.00元 |
| 22. 十日谈 | [意] 但丁著 | 29.00元 |
| 23. 巨人传 | [法] 拉伯雷著 | 20.00元 |
| 24. 红字 | [美] 纳撒尼尔·霍桑著 | 14.00元 |
| 25. 九三年 | [法] 雨果著 | 16.00元 |
| 26. 三个火枪手 | [法] 大仲马著 | 29.00元 |

代译序

西方的“镜像”与东方的“映象”*

□ 钱林森

斯丹达尔^①的名著《红与黑》在中国的译介与风行是20世纪中法文学交流的缩影。从这部名著的最早中译者赵瑞蕻先生到这个新译本的译者王士元先生，众多的翻译家为广大汉语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继《红与黑》之后，斯丹达尔的其他重要著作也被相继介绍到了中国：《巴马修道院》有郝运的译本，《论爱情》有刘阳等的译本，《意大利遗事》有李健吾的译本。对斯丹达尔及其作品的研究也经历了认识、理解、接受的过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外国文学的译介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打破精神枷锁，得到思想解放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一个从未有过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获得了新的意识、新的视野、新的审美尺度。斯丹达尔和《红与黑》这面独特的“镜子”，在新的读者中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激发了更大的探求热情，他所精心投影的“镜像”——于连形象，也在新时期接受者较为开放的目光下，有一番新的观照、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于连既非骗子，也非野心家，而是“一个叛逆的平民的悲惨角色”^②，“是在两个对立时代交替过程中产生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或个人英雄典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反抗性也即平民阶级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 本文系根据《法国作家与中国》中的有关内容改写而成。

① 本书译为司汤达。

② 张继顺：《天生我材何所用——漫谈〈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见《名作欣赏》，1984年第5期。

的自尊性居于支配地位”^①，他为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处境去反抗社会，“多少反映了当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的一种本能愿望和要求”^②，这种反抗即使纯粹出于个人利益的反抗，即使是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中、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要求改变地位的愿望”^③，在当时同样充满了“历史的正当性”^④。因此，不能把他的思想性格和他的悲剧结局都视之为“个人野心家”必然的表现和结果，而应当和他的反抗性联系起来考察。这样，他的“虚伪和矫饰”，就并非是利己主义的谋算，“实质上是反抗性格的异化”^⑤，他在法庭的最后演说，也并非是个人野心家临死前的哀鸣，而是“他一生中最富有社会意义的反抗”^⑥；他宁死不向教会屈服，宁死不向反动的君主屈服，与其说“只是对复辟社会表示了个人主义绝望的反抗”^⑦，不如说“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又以自己大胆反抗贵族阶级的勇敢举动完成了精神光彩夺目的升华”^⑧；他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的悲观绝望的结果”，毋宁说是他反抗性格逻辑发展的结果，是“生不逢时，天生我材而无可所用”^⑨的悲剧。总之，在新一代读者看来，这个在中国当了半辈子的“反面教员”、桎梏有年的人物，是该摘帽解放了。然而，斯丹达尔笔中的于连，是个极为丰富复杂的艺术存在，毕竟不是摘帽解放的政治解决就可了事的，必须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当人们真正面对这个丰富的个性，试图把它说个究竟时，又不能不深感困惑：斯丹达尔创造的这个于连，何以能激起不同时代的人们经久不衰的探索热情？何以产生如此纷纭相悖的评说？到底怎样认识这个最动人也最招是非的形象？这，始终是中国接受者颇感困难的课题。新时期研究者为之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对于连的复杂性有了新的领悟和把握。他们认为，于连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甚至具有难以调和的两重性，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内心世界，异常深刻而复杂，“他既卑怯又勇敢，既虚伪又正直，即狡猾又诚实，既老练又天真，既复杂又单纯，

^{①③} 汪梧村：《于连形象新探》，见《法国研究》，1984年第1期。

^{②⑧} 杜光远：《对于连形象复杂性的再认识》，见《宝鸡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

^{④⑨} 张继顺：《天生我材何所用——漫谈〈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见《名作欣赏》，1984年第5期。

^⑤ 周中兴：《在夹缝中奋进，在战斗中灭亡——评于连》，见《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4期。

^⑥ 穆睿清：《他不是个人主义野心家——也论于连》，见《文艺理论家》，1986年第1期。

^⑦ 柳鸣九：《“四人帮”的攀附与〈红与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所有这些水火不容的对立特征，在他的性格逻辑中却有惊人的统一”^①，因此，考察于连形象时必须注意到这一矛盾性格的奇特结合。笔者以为这是颇具创见的观照。事实上，斯丹达尔笔下的于连正是这样一个矛盾结合体：自尊于平民阶级而不甘于这个阶级地位；敌视上流社会而又向往于这个社会；自觉的抗争意识与个人进取的野心相交织；性格流程中人性与“狼性”相渗透。这一切不但决定着于连性格的全部复杂性，而且也内在地规定着这个人物的思想深度与限度。有些研究者为了替于连“平反”，不惜拔高他，而讳言他的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的方面，这其实是不正确的，也不切合人物的实际和作者的创作意图。斯丹达尔曾说：“社会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上面那个阶级则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②，于连沿着这根竹竿，一生搏击，爬过了这么三节：市长的家庭教师、神学院的教士、侯爵的秘书。如果以此为于连人生坐标中轴，那么，他在短促的生命中，奋进与追求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复杂的性格都可以从中找到出发点。于连整个性格体系都充分显示了这种为改变个人地位而“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根本特征，于连的一生就是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意志的象征。“人的本质表现为他的意志而奋斗，满足，再奋斗，再满足这样一个永恒不断的循环中”^③，如果叔本华这段话还有道理的话，那么，只要人类社会还需要为命运而去奋斗，于连这个形象就会有永久的启迪与魅力。于连这个人物无疑凝聚了作者对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奋斗的深刻思考。

人物性格的多重性、丰富性，自然会引起理解的多义性和观照的多异性，产生不同的评说。新时期斯丹达尔研究者对于连性格的两重性的发现，揭开了这个人物何以毁誉不一的原因，这对认识于连丰富的个性无疑是个突进。当然，中国接受者对于连镜像的歧见及由此而呈现的不同映象，不仅决定于人物形象本身丰富性格内涵，也决定于检视镜像者的角度和标准。正像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一方面在作品，从根本上看，于连是个复杂、具有二重人格的形象，一方面在评论家，看他们更倾向于‘二重人格’的哪一重”^④，所

^① 何新：《论于连·索黑尔——对〈红与黑〉的几点认识》，见《社会科学期刊》，1981年第3期。

^② 斯丹达尔：《自我主义者的回忆》，转引自张英伦的《〈红与黑〉简论》，见《吕梁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③ 叔本华：《一个憔悴的人》。

^④ 皇甫积庆、马汝伟：《〈红与黑〉批评角度的再批评》，见《青海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

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斯丹达尔创造的这面镜子为检视者提供了多视角观照的可能性。这无疑是他的魅力和深刻之处。深刻是一部作品、一个形象生命的源泉。一部作品、一个形象写得愈深刻，他所蕴含的潜在功能愈丰富，也就为读者参与再创造开辟了愈为广阔的天地，也愈能引起读者经久不衰的探索热情。《红与黑》及其主角于连之所以引起中国不同时期的读者如此广泛的关注，产生如此不同的争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写得深刻，写得独特，具有多种释义的潜在功能。《红与黑》中那特有的“不确定的气氛”以及空框的、开放结构的设置^①，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积极参与再创造成为可能，实际上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说不尽的小说。

《红与黑》这面镜子的独异性，于连这个镜像的两重性、多重性需要多视角、多方位的观照，而新方法^②的引进为这种观照提供了实际可能。这就助成了中国斯丹达尔研究向前发展的契机。新时期斯丹达尔研究最富有意义的突破莫过于研究者超越了以往单一的政治层面的观照，采取多元的价值取向，从美学思想、艺术风格、思维方法多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实现了方法论的革新。

首先，对爱情描写的爱情心理学的透视。《红与黑》不是一部偷香窃玉、寻奇猎艳的爱情小说，于连不是寻花问柳的花花公子，这是我国研究界经多年探索而获得的共识。但也无可否认的是，别开生面的爱情描写却是这部小说最成功最精彩之所在。研究《红与黑》这样一部政治小说，分析于连这样一个在政治旋涡里翻腾的角色，探明其内在的政治阶级的含义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就有抹煞这部作品的独特性、抹煞于连形象的多面性的危险，从而把它变成“某种孤立的性格寓言式的抽象品”（黑格尔语）。新时期研究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重视小说爱情描写探讨的。他们认为斯丹达尔在《红与黑》中的爱情描写是个“杰出的创造”，它打破了时兴爱情小说的“呆

^① 韦遨宇：《论斯丹达尔文学创作中的“20世纪意识”及其方法论意义》，见《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② 如运用系统论透视于连的复杂性格，参见蒋承勇的《从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运用原型批评观照于连独特个性，如许光华的《于连的“原型”与“类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蒋承勇的《主体意识的渗透与人物形象的创造——斯丹达尔小说人物原型及其变形》（《台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运用阐释学“女性阅读”的方法来“解读”作品主题和人物性格，如李还丰《〈红与黑〉：一个隐喻》（《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等等。

板公式”，“把人物爱情关系与社会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描写”^①，使它成为“洞察社会现实展现人物性格发展的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窗口”^②，成为“刻画主人公于连和反映复辟王朝后期社会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③，为他同代人，特别是“爱好思考、认真严肃、而且有点雄心的年轻一代”^④，“写出了一部机杼独出的爱情悲剧，从而开始了爱情描写的新天地”^⑤，给后世作者以莫大启示。研究者对小说的爱情描写的特质和意义趋于一致的评价，但到底如何看待于连与两个贵族女子的爱情冒险，却有不同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把于连的爱情冒险看做是他的政治冒险的衍射，认为他的爱情出自征服的野心的驱策，是“政治化了的爱情”^⑥。二是把于连的爱情冒险看做是追求人格平等和个性解放的行为，认为于连的两次爱情冒险是“他生命的高潮”。两次恋情，无论是柔弱温顺的德·雷纳尔夫人对于连至死不泯的忠心挚情，还是骄傲而高贵的玛蒂尔德小姐对于连如痴如狂的深情倾倒，都有其深刻内在的原由。如果说，令前者倾心的是于连的“一种崭新的人格”和“独特的个性”，那么使后者迷恋的则是于连那“奇特的性格”和“凌驾不了的灵魂”^⑦，尽管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有别，她们在两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门阀制度的叛逆，都带有“壮烈的意味”，而且“令人感到某种英雄的气息”^⑧。就于连方面来说，“他的爱情道路也是他小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道路”，不论是与德·雷纳尔夫人的邂逅，还是与玛蒂尔德的角逐，他的“公民的热情”，即作为一个平民青年要求在恋爱和婚姻上获得平等地位的热情，都远远超过恋人的柔情。如果撇开那些障眼的细节，而瞩目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经过种种曲折，于连和德·雷纳尔夫人相爱了，他和玛蒂尔德还是达到了自愿的结合。这表明他们的爱情“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它是对封建制度的有力冲击，对平等自由的恋爱和婚姻的大胆肯定，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热情讴歌”^⑨。三是把于连的爱情冒险，看成是复杂的“激情爱”的表现，是一种“幸福病”，它由人物的激情性格所使然。这种“幸福病”的发作，就使人物做出不可思议的疯狂举动，即一种处于“亢奋”状态，

^{①④⑤} 熊玉鹏：《论〈红与黑〉的爱情描写》，见《华东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②⑥} 张继顺：《天生我材何所用——漫谈〈红与黑〉中的于连形象》，见《名作欣赏》1984年第5期。

^{③⑧⑨} 张英伦：《〈红与黑〉简论》，见《吕梁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

^⑦ 何新：《论于连·索黑尔——对〈红与黑〉的几点认识》，见《社会科学期刊》1981年第3期。

带有“战斗”气味的爱情冒险。斯丹达尔的爱情描写独辟蹊径：“他不致力展示生理焦渴和感官颤栗以切迫的真实，也不致力铺陈悱恻思慕和卿我缠绵以达到情的委屈，他着力的是爱情追求过程中的搏击，通过行为的奇异以显示在爱情追求中心灵的震撼和亢奋。”^①我们认为，对《红与黑》的爱情描写的这三种观照可以互补、并列，因为这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加深于连形象的理解。有些研究者还进而对《红与黑》的爱情描写进行心理学的透视，把这方面的探索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是“脑袋里的爱”。两个贵族女子，前者对于连的爱，是“心坎里的爱”，后者也是“脑袋里的爱”，一种“幻想”和“观念”制造出来的爱。从心理学角度看，所谓脑袋里的爱，就是出自理智的爱，即有意识的爱、有目的的爱；所谓心坎里的爱，就是出自感情的爱，即潜意识的爱、自然的爱。脑袋里的爱，为爱情背后的目的而爱。心坎里的爱，是一种符合自然、符合天性忘我的爱。于连脑袋里的爱和德·雷纳尔夫人心坎里的爱碰到一起，必然使两者之间由阶级的隔膜已经形成的心理落差和错位拉长了距离，加剧了他们之间心灵上震撼和冲击，使“爱情的喜悦与悲哀，道德观念与阴谋手段，高尚纯洁的感情和阴暗庸俗的心理，这些相互对立的东西”^②，在双方爱情纠葛中如此不可思议而又极其真实地交融在一起。斯丹达尔以惊人的洞察力，准确地捉住了这对恋人的心理特征，把它描绘得这样深刻，真使人叹为观止。于连和玛蒂尔德两个脑袋里的爱碰在一起，既有吸引又有排斥，排斥是主要的。他们双双之间的爱情就在这若即若离的状态中，演出了波澜起伏、曲折生动的场面。在这方面，斯丹达尔的观察和描写同样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他不仅揭示了他们的互相吸引，而且十分细致地暴露了他们的相互排斥，并从而真实地，入木三分地揭开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爱，得到的是蔑视；恨，却得到了爱”奇特而自私的心灵奥秘，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形象。新时期研究者这种心理透视，确实见前人所未见，将于连镜像的观照，推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第二，现实主义内倾性风格的探究。作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斯丹达尔小说究竟有哪些属于自己的创造？哪些属他个人的风格？这是以往的研究者忽略的课题，新时期的探求者们致力这一课题的挖掘，并获得

^① 姜书良：激情：《斯丹达尔小说人物性格论》，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② 吴洪森：《形象的爱情心理学一读〈红与黑〉》，见《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

了可观的成果。从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规范来说，《红与黑》无疑是现实主义典范之作。

斯丹达尔将主人公于连置于惟利是图的维里埃城、森严恐怖的神学院和阴谋伪善的侯爵府邸三个具体环境之中，提供了于连典型性格生长、发展的现实土壤，历史地、真实地塑造了这一叛逆形象，奠定了他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先驱的重要创造，这一艺术方法不仅开了现实主义之先河，而且为后世文学提供了光辉的范例^①。但斯丹达尔的贡献决不止于此，作为“人类灵魂的观察者”，典型的内向性气质的作家，他的创造和属于他所特有的贡献，主要还在于，他开拓了人类内部世界的描写，拓展了文学表现领域，他属于内倾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具有内倾性的艺术风格。其内倾性风格追求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一是注重人物心路历程的描绘，二是披露人物的深层心理，三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性格“自己运动”的源泉上^②。一部《红与黑》，虽然从外在情节看，写的是于连在三个不同环境中不平凡的生活经历，因而，深刻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法国的社会风尚。其实着重描写的则是个人奋斗者于连的心理演变史。“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主要是自尊与自卑的冲突；在神学院中，主要是虚伪与正直的冲突；在拉莫尔侯爵府中，主要是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的冲突”^③，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节，成为小说的重要篇章。于连的主导性格也就在这三个典型环境中，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强化。而于连性格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的能力，它虽受环境的作用因而存在自在性的一面，但对环境又有一种超越的力量，所以它与环境之关联并不表现为环境对性格的决定作用，而表现为促进性格的展现。斯丹达尔注意人物心理历程的描写，致力于人物性格内在动因和自主性的探索，是他不同于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标识。这种透视，无疑深化了斯丹达尔独创性的认识。

第三，现代意识的发现。对斯丹达尔作品中现代意识的发现，是中国斯丹达尔研究中最大的突破。它不但揭示了斯丹达尔一个半世纪以来，由冷落而受重视的奥秘，而且也从更深层次上看到了他的独特性。这种发现，始发于对斯丹达尔内倾性艺术风格的探究。有些论者细致地分析了《红与黑》中

^① 参见胡正学：《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范例》——谈《红与黑》中塑造于连形象的特征，见《法国研究》1984年第4期。

^{②③} 蒋承勇：《论斯丹达尔小说的内倾性》，见《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的心理描写与意识流心理表现的区别，实质触及到了斯丹达尔作为 19 世纪通向 20 世纪的承前启后的作家这一命题^①。有些论者则从《红与黑》中对时空意识的表现上看到了这种承前启后的创造特色。斯丹达尔不同于以往任何作家，没有去追述历史，没有搞时空移位借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他也不同于现在的许多作家，既不有意模糊时间界限，也未曾割裂时间。《红与黑》的宏观叙述是顺序的，给人以凝重的历史感，而在微观叙述时又有自己内在时间表白以表达情绪，表达深刻的内在感受。斯丹达尔善于抓住心灵时间特性，或者将动作拉长，造成人们感觉上的时间的延伸，或者通过浓聚将时间缩短，藉以表达出现代意义上的“感情的速度，生活的速度”^②，显示着自己的独创性。这里论者实际上已触及到了这位文学巨子具有某些属于 20 世纪的东西，尽管并未明确地指出这些新东西究竟是什么。自觉地探究出斯丹达尔艺术中的新因素的是年轻的法国文学研究者韦邀宇，他在《试论斯丹达尔文学创作中的“20 世纪意识”及其方法意义》一文中，从斯丹达尔作品中的反理性主义主题、不确定性构思和开放性结构等角度，首先论述了斯丹达尔的美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中蕴含着某些属于 20 世纪的现代意识。

具体地说，就是反理性主题中所表现的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和反抗异化的现代意识；不确定性构思中所展示的人物内心历程中的多向性、流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规律；开放性结构中所包容的作品多元的意义、多元的审美价值。虽然，正是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中蕴含了为当时读者尚未发现尚未理解的超前意识——20 世纪意识，而长期不被理解。正是由于这些 20 世纪意识，使斯丹达尔与 19 世纪其他作家背道而驰而被视为异端，受到冷遇，也正是这些属于他的创造才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成为尼采所称道的“惊人的先知和先驱者，他从拿破仑的步伐跨越了他的欧洲”，成为法国在 20 世纪中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新时期研究者如此的发掘，不仅把《红与黑》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使这个寂寞一生的伟大作家，增添了无数的东方知音，这大约是斯丹达尔生前所未曾料及的。

^① 如许光华的《心理描写的两种观念和方法——斯丹达尔的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的心理描写》，见《华东师大学报》，1986 年第 1 期。

^② 李玉莲：《〈红与黑〉所表现的时空意识》，见《承德师专学报》，1987 年第 1 期。

原著出版者的话

这本书正要出版时，正值发生那些七月重大事件^①，全国人心被引向不利于发挥想像力的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书写于一八二七年^②。

纸生态书系·外国文学典藏

①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签署了几条敕令：封闭报刊，解散议会，改变选举法。上述敕令于7月26日公布。7月27日，巴黎民众起义，29日攻占王宫，查理十世退位，史称“七月革命”。

② 这部小说实际上写于1829年至1830年。

目录

| | | |
|----------------------|-----|---|
| 西方的“镜像”与东方的“映象”（代译序） | 钱林森 | 1 |
| 原著出版者的话 | | 9 |

上 卷

| | |
|--------------|----|
| 第一章 小城 | 3 |
| 第二章 市长 | 5 |
| 第三章 穷人的福利 | 7 |
| 第四章 父与子 | 11 |
| 第五章 谈判 | 13 |
| 第六章 烦恼 | 18 |
| 第七章 缘分 | 24 |
| 第八章 小风波 | 30 |
| 第九章 乡间的一夜 | 35 |
| 第十章 树雄心 发小财 | 40 |
| 第十一章 一个晚上 | 42 |
| 第十二章 旅行 | 45 |
|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 49 |
|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 52 |
| 第十五章 鸡啼 | 54 |
| 第十六章 翌日 | 57 |
| 第十七章 第一助理 | 60 |
| 第十八章 国王来到维里埃 | 63 |
| 第十九章 哀从思来 | 71 |

| | | |
|--------------|--------------|-----|
| 第二十章 | 匿名信 | 76 |
| 第二十一章 | 与主人的谈话 | 79 |
| 第二十二章 | 一八三〇年的行动方式 | 87 |
| 第二十三章 | 一位官员的烦恼 | 95 |
| 第二十四章 | 省会 | 104 |
| 第二十五章 | 神学院 | 108 |
| 第二十六章 | 人世间或富人所缺少的东西 | 113 |
| 第二十七章 | 人生的最初经验 | 119 |
| 第二十八章 | 迎圣体 | 122 |
| 第二十九章 | 第一次提升 | 126 |
| 第三十章 | 野心家 | 135 |

下 卷

| | | |
|-------------|------------|-----|
| 第一章 | 乡村的快乐 | 149 |
| 第二章 | 初入沙龙 | 156 |
| 第三章 | 最初几步 | 161 |
| 第四章 | 德·拉莫尔府 | 163 |
| 第五章 | 敏感和一位虔诚的贵妇 | 171 |
| 第六章 | 说话的腔调 | 173 |
| 第七章 | 风湿病发作 | 177 |
| 第八章 | 什么勋章使人与众不同 | 182 |
| 第九章 | 舞会 | 189 |
| 第十章 | 玛格丽特王后 | 195 |
| 第十一章 | 一个年轻姑娘的威力 | 201 |
| 第十二章 | 他会成为丹东吗？ | 204 |
| 第十三章 | 阴谋 | 208 |
| 第十四章 | 一个少女所想的 | 214 |
| 第十五章 | 这是一个阴谋吗？ | 218 |
| 第十六章 | 半夜一点钟 | 221 |
| 第十七章 | 古剑 | 225 |
| 第十八章 | 残酷的时刻 | 229 |

| | | |
|-------|----------|-----|
| 第十九章 | 滑稽歌剧 | 232 |
| 第二十章 | 日本花瓶 | 238 |
| 第二十一章 | 秘密记录 | 241 |
| 第二十二章 | 讨论 | 245 |
| 第二十三章 | 教士，树林，自由 | 250 |
| 第二十四章 | 斯特拉斯堡 | 255 |
| 第二十五章 | 道德的职责 | 260 |
| 第二十六章 | 道德之爱 | 264 |
| 第二十七章 | 教会里的最好职位 | 267 |
| 第二十八章 | 曼侬·莱斯戈 | 269 |
| 第二十九章 | 烦恼 | 271 |
| 第三十章 | 喜歌剧院包厢 | 274 |
| 第三十一章 | 使她害怕 | 277 |
| 第三十二章 | 老虎 | 280 |
| 第三十三章 | 失足带来的痛苦 | 283 |
| 第三十四章 | 有才智的人 | 287 |
| 第三十五章 | 一场风暴 | 291 |
| 第三十六章 | 悲惨的细节 | 294 |
| 第三十七章 | 主塔楼 | 299 |
| 第三十八章 | 一个权势人物 | 302 |
| 第三十九章 | 阴谋诡计 | 306 |
| 第四十章 | 宁静 | 309 |
| 第四十一章 | 审判 | 311 |
| 第四十二章 | | 316 |
| 第四十三章 | | 319 |
| 第四十四章 | | 323 |
| 第四十五章 | | 327 |